

甲乙主编

观

潮

文

从

岁

月

祭

坛

陆士华 著

群言出版社



观

潮

文

丛

岁月祭坛

陆士华 著

中南工业大学

图书馆藏

甲乙
主编

群言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祭坛/陆士华著.

—北京:群言出版社,1996.8

(观潮文丛)

ISBN 7-80080-183-7

I. 岁…

Ⅱ. 陆…

Ⅲ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N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7493 号

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)

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50 千字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*

I·45 定价 9.00 元

总 序

甲 乙

在当今文坛这个“主义”那个“试验”，以及诸多人在“炒作”那么十几个几十个新的老的红得发紫的作家的時候，随笔散文创作的热度似乎更在沸点之上。这其中的喧嚣与浮躁，评论家们已经说了不少，而且，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。在如此背景之下，自己忽然也在随笔散文的泥淖中插上一脚，就未免也有起哄凑热闹之嫌。没办法，君不见大人先生们也在犯懵和糊涂着？

尚需讲明的是，自己不想发表什么“宣言”，这套“文丛”中的作者，也没有一个想到要发表自己的高论。他们都是老老实实地写着自己想写的东西，寂寞地走着自己认定的路。让感情的炽烈流动在文字之中，把现实提纯，透射出思想的睿智和大气。或许，这就是编此“文丛”的初衷吧。

文丛冠以“观潮”，是相对于时下人们常说的“海”。面对海的跳舞，潮起潮落，似应了甘于贫贱，耐于淡泊却又不失

真诚之心的作者们的“坐壁上观”的形象写照。但他们又绝非是远离生活之海的岸上人,这一点,读者会从文章中感受到他们的清醒。

忝为主编,既喊不出振奋的口号,又拿不出经典的理论,实在惭愧之至。书就在您面前,还是由您来评判吧。

一九九六年四月

目 录

- 1/考 试
- 9/恋 情
- 14/电 影
- 19/玉 米
- 24/寻 踪
- 29/祭 坛
- 34/绿 色
- 39/恩 怨
- 44/山 湾
- 49/约克夏
- 54/学 医
- 59/红 书
- 64/送 礼
- 69/猴 头
- 74/大车店
- 79/做 饭
- 84/鬼打墙

89/活 宝
94/郎 中
99/地平线
104/小 调
110/读书劫
118/牯 子
123/木 屋
128/小 院
134/变 态
139/玩 世
144/小 站

150/购 趣
153/提 包
156/雁 荡
160/轻 松
163/超短裙
166/陪 购
168/无 奈
171/诱 读
173/队 长
175/春
178/秋
180/初 恋

184/荣 誉
187/怀 旧
190/访 泉
194/善 良
197/无 感
200/性格树
203/爱 心
206/好 人
209/支招儿
212/三 读

215/后 记

考 试

人的一生中，要经历许多考试。即是考试，就都是比较重要的。有一些，还是人生大事，比如中考、高考，几乎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命运。

于是，在人的记忆中，就会留下一些考试的情景，尤其是有的考试，不同一般，印象就会更深了。例如于我，初三的升学考试，已考完了，学校把我们拉到西山林场住下，种马尾松。过了一个星期，又突然把我们拉回来，说作文漏了题，重考。那情景，我就几乎没忘，以至自己在考场上如何构思文章的过程，都还有印象。北京，打那儿以后，没再发生这种事。那一次，泄题的好像是印刷厂的人，判了刑，登了报。这事发生在一九六三年，有据可考。

但我想说的，是另一次考试，是我一九六六年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。那年，艺术院校招考过后，就爆发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这时，报考理工农医的同学，正在复习，离考期还有一个多月。那是我当学生的最后一次考试，也是“文革”之前，一个时代的最后一次考试。

四月的时候，高三已进行了毕业考试，并立即投入高考

总复习。这时，北京的各种艺术院校便开始招生了。我的学习成绩，马马虎虎，在班里不显山不显水，和其他几个报考艺术院校的同学情况差不多。大家都是想，试一试，多一次机会。于是，应了当时同学们的流行语：“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”，有的同学，平时真是看不出有那样的特长或胆量，但一下就露了锋芒，叫人刮目相看。我们班报广播学院的最多，大约有五六个，但都是报的英语播音，被录取了好几个。还有一个报戏剧学院的，是个女同学，平时爱唱京戏，是个戏迷，也被录取了。

我偷偷去报考了电影学院。当时，报考艺术院校，有些同学确实是起哄去的。有的是半真半假，没有志在必得的打算；有的是不好意思，怕考不上。但我可是有备而去的，我认识一个同校比我高一级的同学，头一年考上了电影学院，他对我有些影响。

我先去找他，想了解电影学院是怎样招考的，都考什么，需不需要准备作品什么的。到了电影学院，传达室老头儿说，他不在，刚才见他出去了。我踌躇了一下，不知是不是等他。这时，大门口来了几个学生，老头儿说，你不是想打听考试的事吗？他们就是摄影系的。我迎了上去，心里惴惴的，不知他们会不会理我，心想也是试一试，能打听多少算多少。不料，这几个同学挺热情。当院站着，围着我，给我一五一十交底儿，告诉我应该如何准备。还鼓励我——别紧张，当初我们考的时候，开始也是挺紧张的，可是考了以后，感觉也不怎么难。那时我们懂什么呀，这不，也考进来了。

说实在的，以我的体会，艺术院校的同学，就是比较好接触，好沟通。他们热情，大方，并且，出乎一般人想象地率真。

摄影系设三个专业，故事片摄影，科教片摄影，新闻摄影。我报了新闻摄影，故事片和科教片摄影，都是四年毕业，而新闻摄影两年就毕业，我觉得挺合算，不知道还有本科和大专之别。其实，当时我家里生活并不困难，多学两年，少学两年，并没有什么关系。

先是初试，录取之后，进行复试。两次考试，都分面试和笔试。当时，电影学院在全国分两个考区，北京一个，沈阳一个。北京地区报了一百七十多人，录取十三名。那时，以为挺难，现在看来，是容易考的了。

初试的笔试，是考画画，具体说是考素描。在一个教室里，用几张桌子，摆了一些从表演系拿来的道具。一个《红灯记》里李玉和用的提灯，三只手榴弹，一只盒子枪，一只柳条编的浅底儿的篮子。大约是有意难为我们，把这些道具摆得七零八落，让你任什么角度也无法组织，构图。最可气的，三只手榴弹，等距离地立着，特死板，而又无法和其它东西组合。考场有一项规定，随你寻找角度，但不准擅动被画的物体。我知道，说是素描，其实，并不要求画得多好。主要的，看你构图的能力。教室里，几十号人，挤来挤去，找一个好一点儿的角度的，也不大容易。构图方面，我早就有所涉猎，什么黄金比例、三角形、S形、梯形构图法，什么均衡、统一、变化，都是知道的。当然，死背这些东西也没用，还得靠自己的

感觉。而我,有一些美术修养的基础,构图,应该说不成问题。

挤在人堆儿里把画画完,交了卷,自觉还可以。这样,又过两天,参加面试。

这时,“文革”的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,北京的艺术院校,已进驻了解放军,实行军管。面试的时候,就已有了改革,除了有主考老师、辅考老师之外,还有军代表、学生代表。这样,有七八位,正襟危坐在你的前面。对我发话的,是坐在中间的一位男老师,胖胖的,岁数比较大一些。他很和蔼,带着微笑,使我坐下来,很快就缓解了紧张的心情。

“你别紧张,”他好像看出来:“你是最后一个,时间很充裕。”

他手头已拿了我的那张素描,看了看,又传给别的老师看。他问的,有的好象有点儿希奇古怪,可是,我知道,这都是

“你为什么要报考电影学院?”

“你为什么要报考新闻摄影?”

“看报纸吗?知道陈永贵吗?麦贤德体现了什么精神?你会游泳吗?”

这时,忽然听到外面有人高喊:“打倒走资派!”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!”声嘶力竭。我心里一愣,那年月,神经确实也绷得很紧。主考老师们也沉默了一下,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了,便给我解释:那是表演系的表演考试,咱们不管他。

接着，拿出一幅杂志那么大的照片，递给我。“你看看，然后说说你的体会。不着急，今天有时间，看好了再说。”胖胖的老师给我交代。

是一幅黑白照片，我拿在手里盯着看，老师们都默默地看着我。照的是刘文彩地主庄园泥塑中的一个场景。两个刘文彩的狗腿子在收租，画面突出了那只地主自制的大斗，狗腿子凶神恶煞，佃农怒不敢言。地上，好像还有一只小斗，表现恶霸地主的“大斗进，小斗出”。

我看了约五分钟，想尽量不漏掉一个细节，又想尽量快一点儿，不至于让老师们觉得我的反应慢。讲体会，自然是侧重作品分析，不是让你“看图说话”。当然，也别说得死板，能发挥一下的，也尽量发挥一下。好在我的作文还可以，信口诌那么两句不大困难。这么讲了一讲，我以为自己答得差不多，不料还是有遗漏的。老师便提示我，为什么把这个人放在正面？有什么用意？为什么只让那个人露个背影？

都问完了，那个胖胖的主考老师叮嘱我，过半个多月，初试发榜。到日子如能来，就来看看。来不了，打个电话问问也行。一定要注意问清楚，复试的时间，要求带什么东西，比如，要不要带笔呀什么的。我心里立刻猜想到，这不是等于告诉我——你被录取啦！

这么着，心里乐颠颠的，往出走时，碰到一位考表演系的学生。他是从杭州来的，见了几次面，熟了。我问他，考什么了，怎么样？他有些沮丧：老师让我趴地上，我也不知什么意思，让我趴，就趴吧。趴下了，突然说，在你前方发现了地

雷，而后面是你的战友，你应当怎么办？我说：“你是怎么表演的呢？”

“嗨！我喊了句：‘同志们，为了祖国和人民，前进！’然后，做了一个滚雷的动作，就，牺牲了。”

我安慰他：“这样不是挺好吗？”

“好什么好！我看别的考生，抓住个细节，发挥半天，有的演了十几分钟。我这地雷一响，就没戏了。”

“嗨，也是……”我只好帮着他叹气：“你死得也太快了，起码，临死前，得缴一次党费……”

后来知道，表演系的考试不太顺利。有的考生罢考。在考即兴表演时，有的男同学接到一只绣花绷子，让表演绣花。考生当即反抗，说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情调，和如今现实的革命火热生活离得太远。主考老师本不想迁就考生，但由于有学生代表参与监考，学生向着学生，说这是原则问题，老师无法，终于让了步，重新出了题。

一切都在意料之中，我通过了初试。五月底，参加复试。笔试和面试都是作品分析。这次面试，东拉西扯，问了一些艺术见解方面的知识。笔试给了三个小时，一人发了一张杂志大的画片，考导演系的同学和我们在一个考场，模式一样，只是发到手里的画不一样。

我拿到手里的画，题目是《炉火正旺》。这画，在当时大约有些影响，我好像在美展上见过。

一个解放军战士，是个炊事员，对着炉灶坐着，在读毛选。炉灶上，高高的笼屉，散发着热腾腾的蒸气。炉眼里，火

焰正旺，红色的火光映到书上，又反射到战士的脸上。天，似蒙蒙亮，窗台上，有一只用墨水瓶制的小油灯。

读完画，感觉不太难，画面的构图，寓意，对于主题的处理，色彩的运用，都比较好理解。我理了理思绪，就我知道的，扯成一篇文章。当然，这是画，还得讲一点儿美术方面的见解。

答了三千多字，用了两个小时，自以为差不多了，不等点到点，交了卷。

这天回到学校，就感觉局势有点儿不正常了。同学说，闹腾好几天了，你怎么与世隔绝，两耳不闻校内事？于是告诉我，有人贴了校党支部的大字报，被批判了。另外，工作组已经进校，接管了学校的领导权。

过了一天，早晨上第二节课，大家正在复习。忽然听到院子里人声嘈杂，同学们便拥出去，原来是男五中和女十一中高三年级的学生来串联。有人跳上一个石砌的乒乓球台，宣讲了几句，就喊起口号来：“坚决废除旧的高考制度！”“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进考场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中央电台的新闻联播就播了国务院的通知，应革命师生要求，废除高考制度。今后，将从工农兵中选拔招生。不久，又发表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。旋即，一场“文化大革命”的“风暴”席卷而来。

过了两个月，我接连收到北京电影学院招生办公室的两封信，都是一个意思：按国务院通知精神，复试成绩作废，今后，将采取选拔的办法，在工农兵中招收新学生。

电影学院的那张准考证，我曾保留了好久。后来，七几年的时候，在一次工作调动中丢掉了。这张准考证如果能留下来，无疑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。那是“文革”之前的最后一次考试，一次夭折的考试，而且，参加的人并不很多。

打那儿以后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“老三届”。再后来，又恢复高考，但那是十二年之后的事情了。

恋 情

这两年，歌坛流行的“校园民谣”，代表作可说是《同桌的你》。校园生活，人皆经历过，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。“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，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像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”一再唱的是“明天”，其实是在说“昨天”。歌里，朦朦胧胧，不知有没有恋情。好像不大好说，也许有，也许没有。

我想起了我中学里的一个故事。

大约是在一九六八年入夏的时候，校革委会筹办歌颂“红太阳”的展览，抽了五名同学作画，搞美术设计，还有两名老师撰写解说词。张罗这事的一个同学找到我，让我参加。那时，解放军进驻学校大约半年多了，已撤走了不少人，军代表只在校革委会主事。“停课闹革命”闹了一段时间了，已没什么事，许多同学来学校逛一头，不过是找同学聊聊。既无事，就跟着干吧。我不会画大画，就包了一些边边角角的活儿，做美术字，画漫画什么的。给我当帮手的，是初三的一个女同学。个头儿不高，鸭蛋儿脸，笑起来两眼弯弯的，一